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人君卽位冠白紗帽

宋前廢帝于業將殺湘東王彧彧結左右壽寂之等弑
帝于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彧升西堂登御座事
出倉猝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帽代之乃卽
位是爲明帝明帝紀後廢帝豈無道蕭道成使王敬則結帝
左右陳奉伯等弑之明旦召大臣會議敬則遽呼虎賁
鍛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道成卽位曰事
須及熱道成呵之乃止齊高帝紀又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起
兵謂諸將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

當共着耳是古來人君卽位例著白紗帽蓋本太子由
喪次卽位之制故事相沿遂以白紗帽爲登極之服也
齊梁之君多才學

創業之君兼擅才學曹魏父子固已曠絕百代其次則
齊梁二朝亦不可及也齊高帝雖不才學名然少爲

諸生魏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本紀爲領軍時

與謝超宗共屬文愛超宗才翰梁卽位後見武陵王奕

效謝康樂體詩訓之曰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

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是帝之深于詩文也

梁又嘗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

臣詩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梁是

帝之精于書法也其子孫亦多以才著臨川王映能左

右書

映

鄱陽王鏘好文章桂陽王鐸好名理人稱為鄱

桂

鏘

江夏王鋒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十歲能屬文

武帝謂其書為第一明帝輔政剪除高武子孫鋒作修

柏賦以寓意

鋒

此其子之多才學也文惠太子臨國學

與王儉講禮記毋不敬周易乾震之義

文惠

竟陵王子良

招致學士抄五經百家為四部要略千卷

文惠

晉安王子

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

文惠

隨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

我家東阿也

子隆

此其孫之多才學也而諸孫中尤以豫

章王嶷之諸子為最子範入梁為南平王從事製千字

文令蔡遠注之府中文筆皆子範屬草簡文道侯景之

通葬其后使子範作哀冊文詞極工惋帝曰此段莊陵
萬事零落惟哀冊尙有典刑子顯著鴻序賦沈約見之
極爲傾倒又採衆家後漢書考正同異作後漢書一百
卷又撰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
集二十卷其子愷亦工詩于宣猷堂與諸名人餞謝朓
出守賦詩用十五劇韻獨先就又極工子顯傳子顯弟子雲
有文藻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又工書百
濟國使人求其書仙子雲將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
子雲遣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惟
在名迹乃停舟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工書梁武謂
之曰子敬之迹不及右軍蕭特之筆遂過于父子雲傳此亦

蕭齊後人負一代文學之望者也至蕭梁父子問尤爲獨擅千古武帝少而篤學洞達儒元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尙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餘卷又令明山賓等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又造通史親制讚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諸文集又一百卷並撰金策三十卷兼長釋義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又復數百卷歷觀古帝王藝能博學罕或有焉宋本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及長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

祖餞賦詩輒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

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

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本傳簡文帝六歲

便能屬文既長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

成博綜儒書善言元理自序其詩云余七歲有詩癖長

弗倦也史論謂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

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

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

卷本紀元帝好學博極羣書才辨敏速冠絕一時著孝德

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

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

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

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又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

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本紀南康王績七歲有人洗

改官文書者即能察出本傳邵陵王綸預餞衡州刺史元

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

武帝大賞之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其後湘東王繹

與河東王譽交兵綸作書勸其息家庭之爭赴君父之

急詞極愷切動人本傳武陵王紀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

好輕華甚有骨氣本傳此梁武父子間才學也帝弟南平

王偉精元學著二旨義別為新通又製性情機神等論

周捨殷芸俱不能屈本傳鄱陽王恢獵史籍本傳安成王秀

精意學術搜集傳記招劉孝標爲類苑未畢而已行於

世本傳此又帝諸弟之才學也昭明諸子史不著其能文

簡文子大心幼聰明善屬文大臨以明經射策甲科大

連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賜以馬卽爲謝啟其詞

甚美大鈞七歲學詩武帝賜以王羲之書一卷元帝子

方等嘗著論以魚鳥自况因不得於父也曾註范蔚宗

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第三

子方諸博學明老易善談元詞辨風生南康王績子會

理少聰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學有文才嘗祭孔文舉

墓爲之立碑其文甚美邵陵王綸子堅善草隸其弟確

尤工楷法公家碑誌皆令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以

汝能文故有此授武陵王紀子園正爲元帝囚於荊州
曾有連句詩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
思報阜陵恩元帝覽詩而泣此皆見於各本傳者此武
帝諸孫之才學也帝兄懿之子淵藻善屬文尤好古體
非公宴不妄作雖小文成輒棄木懿之孫孝儼從帝游
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南平王偉
之孫靜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散書滿席手自校
讐鄱陽王恢之子範雖無學術而率意題章皆有奇致
嘗得舊琵琶齊竟陵王子良舊物也卽攬筆爲詠以示
湘東王王作琵琶賦和之始興王憺之子映因野穀生
爲嘉穀頌其弟爽當簡文入居監撫爲儲德頌以獻安

成王秀之子機博覽強記有詩賦數千言元帝序而傳之機弟推亦善屬文爲簡文所賞此亦皆見於本傳者又帝從子從孫之才學也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宋子孫多不得其死猶是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數君之所爲至齊高武子孫則皆明帝一人所殺其慘毒自古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撫之恩過諸子歷高武二朝爵通侯官僕射至鬱林王時輔政因鬱林無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數月又廢弑之而奪其位自以得不以正親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孫日漸長大遂盡滅之無遺種子孫今按高帝廿九子長武帝次豫章王疑臨

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奕安成王昺始興王鑑皆卒于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殤者四人其餘鄱陽王鏘桂陽王鐸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鈇河東王鉉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也武帝二十三子長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終魚復侯子響武帝時以擅殺長史拒臺兵見殺又早殤者四人其餘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陵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衡山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也文惠太子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既爲明帝所弑巴陵

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亦明帝殺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
子昭胄昭穎亦明帝所殺統計高帝後惟豫章王疑有
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顯子雲等有後于梁其餘諸
子及武帝文惠諸子孫大半皆被明帝之禍且俱無後
按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若木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
其衰敝故終武帝世諸兄弟尙得保全然齊高但知宋
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已之殺劉氏子孫之慘當巴陵王
子倫被害時謂茹法亮曰先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
數固然是天理卽人心殺人子孫者人亦殺其子孫金
翅下殿搏食小龍無數子夏傳明帝名
爲卽金翅鳥也斯固齊高之自取也
然齊明之忍心害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

一行事帝輒先燒香火嗚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當有

殺戮子岳每殺諸王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砍關掛墻而

入傳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僕不敢

正行直視傳桂陽王鐸見帝後出謂人曰吾前日見上

流涕嗚咽而郟陽隨郡誅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

吾耶是夕果見殺傳宜都王鏗咏陸機弔魏武云昔以

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未幾賜死鐸

王敬則起兵向闕以奉南康王子恪為名子恪逃走不

知所在明帝欲盡殺高武子孫乃悉召入尚書省勅人

各兩左右自隨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

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悉殺之會子恪自吳奔歸二更

刺啟入時刻已至而帝眠未醒沈徽乎單景雋少畱其事及帝覺乃白子恪已至帝驚曰未盡諸王命耶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諸王侯還第晉蓋天良難昧帝亦動於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後又卒皆誅死然則齊明之殘忍慘毒無復人理真禽獸之不若矣卒之高武子孫既盡而已之子東昏侯寶卷和帝寶融皆被廢殺之禍江夏王寶玄先爲東昏所殺鄱陽王寶寅逃入魏後亦謀反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皆中興元二年賜死惟廣陵王寶源以先卒未被禍巴陵王寶義以廢疾得善終餘皆早夭是明帝之子亦無一得免禍者始安王遙光明帝親兒子明帝謀害諸王皆遙光

贊成之後遙光亦以反誅真所謂天理昭彰報施不爽
凡殺人以利己者可以觀於此矣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制諸王出鎮其年小者則置行事及典籤以佐之一
州政事以及諸王之起居飲食皆聽命焉而典籤尤爲
切近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
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
聞啟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已莫由斯
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今見於列傳者武陵王奕
爲丹陽尹始不置行事得自親政奕傳隨郡王子隆督益
州始親府州事隆傳可見其始皆有行事不得自專也蔡

約為宜都王長史行府州事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

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傳約可見行事如約者少也劉暄

為江夏王寶元鄂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

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妃索煮肫暄曰已煮鵝不復煩此

寶元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注可見行事之威制也此行

事之弊也其籤帥之權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

渥趙渥啟其得失即召還京奕宜都王鏗舉動每為籤

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傳南海王子宇欲暫遊東堂典

籤姜秀不許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

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厨人答以無典籤命不敢與西陽

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倣典籤吳修之不許乃止俱見子倫傳

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載者則必治以專輒之罪如

長沙王晃為典籤所裁晃殺之高帝大怒手詔賜杖晃傳

魚復侯子響為行事劉寅典籤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

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後以抗拒臺兵被誅子響傳

是以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勢積重而難反當子響之殺

寅等也武帝聞之日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

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

杯漿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籤帥不聞有

刺史見子倫傳而僧靜得武帝使僧靜往河陰曰上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候殺人有何大罪而忽遣軍四上耶僧靜不敢奉詔

竟陵王子良嘗問范雲曰士大夫何故詣籤帥雲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十倍之利不詣何為子倫傳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 南史 九

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籤殺之其初輔政時防制

諸王先致密旨于上佐孔璋又令滿湛召諸王典籤約不

許諸王外接人物傳謀其害巴陵王子倫也懼其有兵能

拒命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

伯茂則一小吏力耳果以酖逼之死子倫又遣裴叔業害

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欲斬叔業舉兵匡社稷典籤叱

左右斬之銳遂見害傳銳積威之漸一至于此

按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籤前敘

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掌之本五

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爲方鎮人主皆以親

近左右爲典籤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以刺

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
齊明帝知之始制諸州論事不得遣典籤其任稍輕
其後仍復積重梁書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
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處不與籤帥同坐蓋
以典籤本微賤者也然官小而權重革之爲此豈至
梁時籤帥已輕不復如齊時之威福在手耶

南朝以射雉爲獵

南朝都金陵無蒐狩之地故嘗以射雉爲獵宋明帝射
雉至日中無所得甚慚曰吾且來如阜遂空行可笑褚
炫對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尙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
警帝意解乃于雉場置酒

宋書褚炫傳

帝至巖山射雉有一雉

不肯入場日暮將返聞晉平王休祜侍之令勿得雉勿

返休祜便馳去上令壽寂之等追之躡令墜馬死休祜齊

武帝永明六年邯鄲超諫射雉上為之止久之超竟誅

後又將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諫止齊東昏置雉場二百

九十六處翳中帷幃皆紅綠錦為之有鷹犬隊主翳隊

主等官齊紀

江左世族無功臣

六朝最重世族已見叢考前編其時有所謂舊門次門

後門勳門役門之類以士庶之別為貴賤之分積習相

沿遂成定制陶侃徵時郎中令楊暉與之同乘溫雅謂

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邾鑿陷陳午賊中有同邑人張

實先附賊來見竟卿鑒鑒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
怙亂至此寶慚而退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
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
興郡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
所劾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鎮襄陽齊高
輔政以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
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一時風
尙如此卽有出自寒微奮立功業官高位重而其自視
猶不敢與世族較陳顯達旣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
常有愧懼之色誠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
貴驕人又謂諸子曰塵尾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王

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璧儉曰老子

遂與韓非同傳或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本南沙小

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驚王琳爲梁元帝

所忌出爲廣州刺史琳私謂李膺曰官正疑琳耳琳分

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使琳鎮雍州琳自放兵

作田爲國捍禦外侮也琳傳且不特此也齊高在宋以平

桂陽之功加中領軍猶固讓與袁粲褚淵書自稱下官

常人志不及遠齊傳及卽位後臨崩遺詔亦曰吾本布衣

素族念不到此本紀可見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雖帝

王不能改易也然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

徒京口里人少時伐荻新洲又嘗負刁達社錢被執其

寒賤可知也齊高自稱素族則非高門可知也梁武與齊高同族亦非高門也陳武初館於義興許氏始仕爲里司再仕爲油庫吏其寒微亦可知也其他立功立事爲國宣力者亦皆出於寒人如顧榮卞壺毛寶朱何朱序劉牢之劉毅等之於晉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之於宋王敬則張敬兒陳顯達崔慧景等之於齊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龕等之於梁周文育侯安都黃法氈吳明徹等之於陳皆禦武戡亂爲國家所倚賴而所謂高門大族者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次則如王宏王曇首

十二身名言 卷二
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
雖朝市革易而我之門第如故以是爲世家大族迥異
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風會習尚之極敝也

梁武存齊室子孫

宋之於晉齊之於宋每當革易輒取前代子孫盡殄之
梁武父順之在齊時以縊殺魚復侯子響事爲孝武所
惡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贊齊明帝除孝武子孫以復私
讐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後其兄懿又爲明
帝子東昏侯所殺故革易時亦盡誅明帝子以復之所

護自雪門耻也至於齊高子孫猶有存者

高武子孫已爲明帝
殺盡惟豫章王一支

梁武存齊室子孫而錄用之如蕭子恪仕至吳郡太守子範

秘書監子顯侍中吏部尚書子雲國子祭酒子暉中騎
長史梁武嘗謂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云時
代革易宜有處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
來代謝必行誅戮有傷和氣所以運祚不長昔曹志是
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事晉武帝能爲忠臣此卽卿事
例卿等無復自外之意日久當知我心耳姚察論曰魏
晉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然劉奕曹志猶顯於
新朝及宋遂令司馬氏爲廢姓齊之代宋戚屬皆殲其
祚不長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
受任通貴滿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陳武帝多用敵將

陳武帝起自寒微數年有天下其將帥自侯安都黃法
耗胡穎徐度杜稜吳明徹諸人外其餘功臣皆出於仇
敵中者杜僧明周文育則起兵圍廣州爲帝所擒者也
歐陽頎亦事蕭勃爲周文育擒送於帝者也侯瑱周鐵
虎程靈洗則王僧辨故將也魯悉達孫瑒周炅樊毅樊
猛則王琳故將也或臨陣擒獲或力屈來降帝皆釋而
用之委以心膂卒得其力以成偏安之業其度量恢廓
知人善任固自有過人者如侯瑱據豫章自以本事僧
辨不肯入朝及部衆叛散或勸其投北齊瑒以帝有大
量必能容人乃詣闕歸罪魯悉達據晉熙王琳授以鎮
北將軍帝亦授以征西將軍悉達兩受之而皆不就帝

使沈泰潛師襲之亦不克後爲北齊師所破乃來歸武
帝謂曰來何遲也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使沈
泰來襲威亦深矣臣所以自歸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
符漢祖故也帝曰卿言得之矣可見帝之度量當時早
有以見信於人故能驅策羣雄藉以集事魏鄭公史論
謂帝志度宏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讐或擢才於亡
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
其死力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然則雖偏安
江左固亦有帝王之量哉

齊梁臺使之害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簿書賦稅皆責成郡縣

孝武帝急速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
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
形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脅過津吏恐喝郵傳既
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訶官吏却
搗羣曹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
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諧肉飲卽許附申明日禮輕貨
薄復責科筭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
近則托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祈緩此齊室臺使之害
也梁書賀琛傳亦有疏曰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
繁數大邦大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卽窮幽之鄉極
遠之邑亦皆必至騫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柴薪長

吏又因之而爲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此梁室臺使之弊也以田租丁賦動遣臺使分催本非政體此輩假公營私騷及雞犬固事之所必有也然如子良所云狔蒜鵝粟之類則徵索尙屬微細後世固不至以簿書賦役動遣使徵求然有時以重案特命大官出勘名曰欽差其中未嘗無公正之人能廉潔持身平反定獄然不可多得也不肖者則因以爲利藉權索賄動至數萬金小民之受累猶少官府之被禍已深前明劉瑾竊柄時科道出使歸例以千金爲餽猶覺其細已甚也何況齊梁臺使催索雞豚菓粟之類固不足數矣夫外吏不可信而遣朝官小官不可信而遣大僚宜其勵官方而

達民隱乃滋累更甚則不如不遣之爲愈也

後漢桓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尤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送禮謁陳忠上言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懼責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徵役無度老幼相隨動以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

六朝多以反語作讖

自反切之學興遂有以反語作讖者三國志諸葛恪未被害時民間謠曰諸葛恪蓋草單衣篋鈎落于何相逢成子閣成子閣反語石子岡也後恪爲孫峻所殺投尸

於石子岡晉書孝武紀帝爲清暑殿識者謂清暑反語
爲楚聲哀楚之徵也齊書益州向無諸王作鎮宋時有
邵碩曰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及齊武帝以始興王鑑
爲益州刺史勝熹反爲始興也碩言果驗又文惠太
子啟武帝乞東田作小田反語爲顛童後其子鬱
林王卽位果以童昏見廢身書武帝創同泰寺後又創
大通門以對寺之南取反語以協同泰也遂改年號爲
大通以符寺及門名昭明太子時有謠曰鹿子開城門
城門開鹿子鹿子開者反語謂來子哭時太子之長子
歡爲南徐州刺史太子薨乃遣人追歡來臨喪故曰來
子哭也

哀策文

周制飾終之典以謚誄爲重漢景帝始增哀策漢書本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註謂賜謚及誄文哀策也沿及晉宋猶以謚誄爲重魏志郭后傳裴松之注后崩有哀策文晉書文明王皇后傳武帝時后爲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文及帝楊后崩亦命史官作哀策其文俱載本傳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後追復皇太子特爲哀策文又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李允卒皇太子命王贊誄之其文甚美王珣傳孝武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宋文帝袁皇后薨詔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帝

自增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孝武殷貴嬪薨命謝莊
爲誄文都下傳寫紙爲之貴至齊則專重哀策文齊武
裴后薨羣臣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今既有
哀策不煩石誌乃止可見齊以後專以哀策爲重也今
見於齊梁書各列傳者梁武丁貴嬪薨張纘爲哀策文
昭明太子薨王筠爲哀策文簡文爲侯景所制其后薨
蕭子範爲哀策文簡文讀之曰今葬禮雖缺此文猶不
減於舊是也唐代宗獨孤后薨命宰相常袞爲哀策猶
沿此制

南朝陳地最小

晉南渡後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晉末宋初最大至陳

則極小矣劉裕相晉滅慕容超而復青齊降姚泓而復洛陽滅姚泓而復關中其後關中雖爲赫連勃勃所奪而泝河西上時遣王仲德在北岸陸行魏將尉建棄滑臺仲德入據之自後魏屢攻得而復失魏明元帝欲南伐崔浩謂當略地以淮爲限則滑臺虎牢反在我軍之北是滑臺虎牢尙爲宋地宋將到彥之王仲德攻河南明元帝遣長孫道生等追擊至歷城而還是歷城亦宋地也宋元嘉十九年詔闕里往經寇亂應下魯郡修復學舍是魯郡亦宋地也直至魏太武帝遣安頡攻拔洛陽尅虎牢尅滑臺帝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宋餽百牢乃班師於是河南之地多入魏魏孝文帝時宋薛安都以

彭城畢衆散以兗州常珍奇以懸瓠俱屬於魏張永沈攸之與魏戰又大敗於是宋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南地其後齊將裴叔業又以壽春降魏于是淮北之地亦盡入於魏故蕭齊北境已小於宋迨梁武帝使張紹惠取宿豫蕭容取梁城韋叡取合肥以及義陽邵陽之戰浮山堰之築兩國交兵爭沿淮之地者十餘年互有勝負魏孝明帝時元法僧以徐州降梁梁武遣蕭綜守之綜仍以徐州降魏魏末爾朱榮之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爲魏主使陳慶之送之歸國深入千里孝莊帝北走顥遂入洛梁之勢幾振其後顥戰敗被擒魏仍復所失地而梁之地尙無恙也及侯景之亂西魏寇安陸執

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其淮陽山陽淮陰等地俱降東魏鄱陽王範又以合州降東魏東魏遂盡有淮南之地景又攻陷廣陵使郭元建守之景敗元建以廣陵降北齊

時東魏孝靜帝已遷位于齊文宣

於是江北亦為北齊所有是

時蕭繹在江陵乞師於西魏令蕭循以南鄭與西魏西魏遂取漢中繹稱帝於江陵武陵王紀自成都起兵伐之西魏使尉遲迥攻成都以救繹及紀為繹所殺而迥亦取成都于是蜀地盡入於西魏矣是時梁之境自巴陵至建康惟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而岳陽王蕭譽以繹殺其兄譽遂據襄陽降西魏西魏遣于謹等伐江陵克之殺元帝

即繹乃以江陵易襄陽使

嘗爲梁主而襄陽亦入於西魏矣元帝歿後王僧辨陳
霸先立其子方智於建業北齊文宣納蕭淵明入爲梁
主陳霸先廢殺之仍奉方智其時徐嗣徽任約降北齊
方據石頭城文宣又遣蕭軌柳達摩東方老等來鎮石
頭爲霸先所擒殺金陵之地得以不陷計是時江以北
盡入於北齊西境則蜀中及襄陽俱入西魏江陵又爲
蕭詧所有梁地更小于元帝時矣陳霸先篡位是爲陳武帝因
之以立國其地之入於周者西魏恭帝遜位於周惟湘州在江之南
周將賀若敦獨孤盛不能守全師北歸地歸於陳其後
周陳通好陳又賂周以黔中地及魯山郡迨北齊後主
荒縱陳宣帝乘其國亂使吳明徹取江北大敗齊師于

呂梁又攻殺王琳於壽陽于是淮泗之地俱復而是時周已滅齊宣帝欲乘亂爭徐兗又使明徹北伐至彭城反爲周師所敗明徹被擒於是周韋孝寬復取壽陽梁士彥復拔廣陵陳仍畫江爲界江北之地盡入於周故隋承周之地晉王廣由江都至六合韓擒虎自廬州直渡采石賀若弼自揚州直造京口遂以亡陳也

按三國時孫吳之地初只江東六郡漸及閩粵後取荆州始有江陵長沙武陵桂陽等地而夔府以西尙屬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須塢今無其餘則皆屬魏陳地略與之相似而荆州舊統內江陵又爲後梁所占是其地又小於孫吳時

廿二史劄記卷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魏書多曲筆

魏收仕於北齊修史正在齊文宣時高洋故凡涉齊神武

高歡在魏朝時事必曲為迴護如孝莊紀建義元年書齊

獻武王高歡與于暉等大破羊侃於瑕邱北齊二年書齊獻

武王與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京斬於

都市北齊前廢帝紀普泰元年書齊獻武王以爾朱榮逆

亂興義於信都北齊又爾朱榮傳內書河陰之役榮欲篡

立齊獻武王及司馬子如勸止之乃仍奉莊帝北史謂劉彧

不及高歡等此皆深著齊神武之功也孝武西遷為西魏神武

立孝靜帝爲東魏則於西魏之君臣率多貶詞孝武之
殂則書宇文黑獺黑獺既害出帝即乃以南陽王寶炬僭
尊號雙斛斯椿隨入關北史載其死後家無餘貲而魏
收書則謂其狡獪多事好亂樂禍朝野莫不疾之賀拔
勝自魏奔梁又自梁歸西魏感梁武之德見鳥之南飛
者亦不忍射玉璧之戰追逐齊神武幾獲之北史謂其
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是
固君子人也魏收書則謂其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
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此皆以其仕於西魏故肆
爲詆訾當時已謂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則其曲筆可
知也至孝靜帝紀歷敘高澄無禮於帝及帝遜位於齊

文宣時與宮嬪泣別乘一犢車而去後文宣行幸常以
帝自隨竟遇酖而崩等語按魏收修書正在文宣時方
諂齊之不暇豈敢直書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後人取
北史之文以足之惟后妃傳內孝靜帝后高氏本神武
之女文宣妹也而書帝崩後下嫁楊遵彥亦似略無忌
諱故叢考前編謂非收原本今細按之正見收之諂附
遵彥欲以見其聯姻帝室之榮則此傳實係收書非抄
北史之文也遵彥楊愔字也史家書名不書字今獨書
其字尤見其諂愔而不敢書名也然則收之書趨附避
諱是非不公真所謂穢史也

孝武帝與高歡不協而西遷既入關因閨門無禮爲

宇文泰所醜魏收在齊修魏書宜乎詳著其醜乃出
帝紀即孝並不敘及但云帝爲宇文黑獺所害是猶存
諱惡之義或收修書時孝武閤門之事尙未聞於齊
故耶

魏書紀傳互異處

魏書道武宣穆皇后傳明元帝之母劉貴人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
儲貳其母皆賜死故后以舊法薨然考紀傳道武以前
未有此事明元本紀載道武將立明元爲太子召而告
之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也
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於是劉貴人死明元悲不自
勝據此則立子先殺其母之例實自道武始也徧檢魏

書道武以前實無此例而傳何以云魏故事耶北史亦同此誤

爾朱榮傳

北史魏諸臣傳多與魏收書相同惟爾朱榮傳當時謂榮子文暢遺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內遂有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等語故北史此傳多有改訂今接收書大概著其功而減其惡先敘其討破萬子乞真句番和婆嶮嶮句乞步落堅胡剽阿如句敕勒北列步若句勒勤斛律洛陽句費也頭牧子等詳悉不遺至葛榮作亂則載其請討一疏明帝之殂則載其請誅徐紇鄭儼一疏立莊帝後載帝加以桂國大將軍

一詔擒葛榮後載帝加以大丞相一詔又進位太師一詔平元顥後載帝加以天柱大將軍一詔及榮死後又載廢帝追贈三詔而於榮肆橫無君逞克濫殺及莊帝畏逼憂禍潛謀殺榮之事則不甚詳使閱者但覺功多罪少此收之舞文也北史則於討破萬子乞真等小賊不過櫟括數語其疏與詔一切刪除此本北史體例如足非專略於榮傳而河陰之殺朝臣魏書謂千三百人北史謂二千餘人及莊帝殺榮之事詳敘之歷歷如繪自是功罪各不相掩然收書河陰之役榮殺帝兄弟並幽帝於別帳將弑之已使趙元則作禪文因鑄已象不成乃還奉莊帝之處亦終不能稍諱則亦未大失實也惟榮女先為明帝嬪榮欲以為莊帝后帝從祖

瑩言立之此事榮傳中竟絕無一字則以此后後爲齊神武所納故諱之然則收非曲狗爾朱乃曲狗高氏耳

西魏書

魏自胡太后臨朝孝明帝崩後爾朱榮起兵沈太后少帝於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帝以榮肆橫手殺之爾朱兆等稱兵害帝立長廣王奕又以奕詔禪位於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魏書謂前廢帝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廢節閔而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未幾帝與歡不協乃西遷關中依宇文泰歡別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爲帝是爲東魏而孝武爲西魏按歡廢節閔時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爲主已三年始西遷

是魏統自應屬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
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收在北齊修魏書欲以齊繼魏
爲正統故自孝武後卽以東魏孝靜帝繼之而孝武後
諸帝不復作紀此收之私見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爲
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
轉見於周文帝即秦紀內幸北史增文帝諸紀名分始正
而魏書究不得爲完書近日謝蘊山藩伯另撰西魏書
以次于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採掇亦甚詳可
稱良史惟列傳尙有遺漏如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
趙貴侯莫陳崇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達
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按柱國本爾朱榮

官號榮敗後此官遂廢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統百揆元欣皇族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出則征伐是諸臣乃大統十六年以前功臣雖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時魏祚未移泰亦尙爲魏臣諸人方與泰比肩事魏則皆西魏臣也豈得無傳又蘇綽在魏徂周禮定官制與盧辨同事今綽有傳而辨無傳亦屬掛漏曾屬蘊山補之未知增入否

附
答書

謝啟昆

前過常州快聆塵論得慰積懷昨惠手書過蒙期許拙詩復寵以序文感何如之承示西魏書掛漏處極費清

心所有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等誠屬疎略然斷代爲書列傳當有限制嘗怪漢之臧洪陶謙荀彧公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魏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弟爲此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爲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譚爲斷其下仕周隋者卽不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董毅業爛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表載其勳略柱國大將軍之制載於百官考似可與

列傳互爲補苴不致缺漏矣此區區作書之旨不識高明以爲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參半一人見識既單精力有限不得良友正之則疑無從改訂尙祈不吝教言尤荷高誼吾兄近日著述如已脫稿亦望寄示或可效一得之愚也諸惟鑒原是幸

答謝蘊山藩伯書

承示西魏書斷自宇文受禪而以僕所指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有不能盡入西魏者具見斟酌苦心僕深愧考核未精妄參末議矣漢以後數朝皆以禪代爲革命其臣多歷仕前後兩朝故作史者必先立限斷晉武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以魏正始爲斷王瓚欲以嘉平爲

斷賈謐欲以泰始爲斷後因張華謂宜用正始其議遂定徐爰宋書舊本列晉末諸臣及叛賊并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沈約修宋書以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祁僧施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非宋臣遂一概刪却此皆古人先立限斷之法足下西魏書以宇文受禪爲斷可謂扼要矣然亦有未可盡拘者陳壽魏志列入漢末諸臣董卓陶謙呂布二袁劉表等誠有如足下所云殊失史裁然壽作三國志時後漢尙未有正史而諸臣事多與曹操相涉不立傳則記載不明故彷彿記項羽陳涉之例遂列漢臣于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

入後漢書而後漢魏兩朝人物燦若列眉足下西魏書
列斛斯椿賈顯度賀拔勝等傳正用范書例也而范書
中有荀彧一傳彧出仕卽參曹操軍事始終爲其謀主
佐成大業則聽其傳于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漢
朝阻魏九錫特入于漢臣內此又作史者于隄斷之中
寓變通之例今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雖多宇文泰
擢用其後又多仕于周者然其先則與泰同官魏朝且
泰于魏文帝時尙不失臣節其出師嘗奉魏帝以行所
彷彿周禮六官亦必奏而後著爲令非如操之目無漢獻
也則與泰同立功于西魏者尙皆魏臣况李弼侯莫陳
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并以謀殺宇

文護而被害似不得盡指爲周臣而西魏書不列傳也
如以仕周者不終于魏則有新唐書傳趙光允王處直
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後歷仕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
立傳光允則敘其歷官知制誥而止處直則敘其天復
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猶是唐所授以後則不復
敘也不則有隋唐二書各傳裴矩之例在矩入唐爲民
部尙書唐人修隋書以其在隋朝事蹟最多特爲立傳
後宋祁以其說曹旦舉山東之地歸唐又爲立傳于唐
書是一人兩傳古亦有此例西魏達奚武入周有迎齊
將司馬消難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戰沙苑戰河橋斬
齊將高敖曹敗梁將蕭循皆魏朝事也豆盧寧入周有

討稽胡劉桑德等功然其先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
平梁合定討乙鐵忽皆魏朝事也楊忠入周有破齊師
于晉陽等功而其先從平潼關破回洛城斬齊將辛纂
擒梁將柳仲禮皆魏朝事也宇文貴入周但有討吐谷
渾之功而其先從爾朱榮擒葛榮平邢杲拒元顥則尙
在孝武以前及從孝武入關援賀若統敗堯雄走任祥
降是云寶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卮置候上射中者
賜之貴一發而中帝卽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爲魏帝所
寵任者竊意此諸人仍應補傳于西魏但敘其在魏立
功之處而入周後事蹟周書本有傳固不妨並存似與
隋唐二書傳裴矩趙光允王處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

曾仕周遂不入魏書也前後五代之人多歷仕數朝最難位置如後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則入于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歿于周亦入于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修另立雜傳以處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魏書意雖嚴而事未備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創帝業身未爲帝至其子始禪代者皆聽其入新朝紀內而前朝不復立傳如後漢書不立曹操傳魏志不立司馬懿父子傳後魏書不立高歡傳是也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爲西魏功臣之首特爲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旣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遺之轉不免

爾全書之缺矣承諭著書必資友朋訂正此誠大人先生虛懷集益之雅量故僕敢再進瞽說以就正有道焉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為本

李延壽修北史時魏收魏澹二書並存史稱澹書義例極嚴則延壽魏史自應以澹書為本乃今與魏收書一

一核對惟道武太武獻文之殂及以西魏為正統昭成帝為其子

實君所弒魏書但云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北史則云皇子實君作亂帝暴崩 道武為清河王紹所弒魏書但云冬十月戊辰帝崩於天安殿年三十九北史則云清河王紹作亂帝崩 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弒魏書但云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於永安宮年四十五北史則云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 獻文為文明太后所害魏書但云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帝崩於永安殿北史則書文明太后有憾於帝帝崩 魏書出帝之後即接以東魏孝靜帝而出帝後諸帝不書北史則孝武帝後始出有文帝廢帝恭帝三本紀 此蓋用魏澹之例 澹書以西魏恭帝遜位西魏亡始列東魏孝靜帝本紀 為正統東魏為偽又以道武諸帝並遵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善終義主當君莫知名姓則亂臣賊子將何所懼今分明直書不放迴避云

多本魏收書但刪繁就簡耳推原其故蓋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辯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居注溫子昇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爲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於是收書獨存而魏澹續修亦僅能改其義例之不當者而年月件繁事實則固不能舍收書而別有所取也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爲本故敘事大略相同也

按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鄭儼徐紇所爲魏收書及北史本紀皆不見其迹但云武泰元年二月癸

已帝崩於顯陽殿而已是北史例亦不畫一又晉書
苻堅載記堅遣俱難鄧羗等討涉翼犍即魏書
什翼犍涉翼犍
戰敗遁於陰山其子翼珪縛父以降堅以涉翼犍荒
俗未知禮義令人太學習禮以翼珪執父不孝遷於
蜀此事魏收書本紀既不載北史亦不書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編次各傳多有與正史異者魏齊隋俱有外戚傳
北史以魏之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質齊之婁歡爾朱
文暢鄒仲禮李祖昇元蠻隋之獨孤羅蕭歸各附其家
傳惟魏之賀訥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毘馮熙李惠高肇
胡國珍齊之趙猛胡長仁入外戚傳周書無
外戚傳魏書文苑傳

有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北

史惟取子昇其餘各附其家傳齊書文苑傳有祖鴻勳

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北史惟取祖李樊荀其

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無文苑傳北史取王褒庾信顏

之推及弟之儀之推本在北齊文苑內後又仕周故北史編入周代隋書文學傳有劉臻

崔儵王類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

北史則取劉臻諸葛穎王貞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又

增虞世基許善心柳詵明克讓為文苑傳而崔儵王類

孫萬壽各從其家傳魏書有孝感傳趙談長孫慮乞伏

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允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

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也周書有孝義傳李棠柳檜杜

叔毘判可秦族皇甫遐張元也隋書有孝義傳陸彥師
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
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也北史則以趙談李棠
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家傳其餘作孝
行傳魏書藝術傳晁崇張勝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
式周澹李修徐審王顯崔或蔣少游也齊書方技傳由
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
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也周書藝術
傳冀儁蔣昇姚僧坦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也隋書
藝術傳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元許
智藏萬寶常也北史則以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

深各編列傳又增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共爲藝術傳其餘入別傳及家傳魏書酷吏傳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也齊書酷吏傳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也周書酷吏傳王文同也北史則以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各從其家傳其餘入酷吏傳

北史全用隋書

北史於魏齊周正史間有改訂之處惟於隋則全用隋書略爲刪節並無改正且多有剽護之處如隋文帝之篡隋書本紀旣循照歷代國史舊式敘九錫文禪位詔

并帝三讓乃受絕不見攘奪之跡矣北史亦一一照本抄謄略無一語差異祇刪去九錫文以省繁冗而已文帝殺宇文諸王周書謂諸王皆以謀執政被害而北史則第書誅陳王純誅代王達誅滕王道一似有罪而伏法者帝卽位後封靜帝爲介國公年方九歲開皇元年殂周書謂隋志也而北史但書介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靜帝一似善終而加以恩禮者其於文帝之崩書帝疾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歔歔崩於大寶殿又載遺詔一篇有惡子孫已爲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孫等語一似憑几末命壽考令終並非遭害者煬帝紀亦但書高祖崩上卽位於仁壽宮而煬帝使張衡侍疾

致斃及矯詔卽位之事絕不見形迹卽張衡傳亦不著其弑逆但載其賜死時自言我爲人作何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殺之而已惟於宣華夫人傳文帝以太子廣無禮於夫人速召故太子勇楊素急以白太子廣廣遂令張衡入寢殿令夫人及後宮侍疾者皆出俄而帝崩此則略露端倪於隱約之間然亦未嘗直書也隋書書法承歷代相沿舊例尙不足怪李延壽自作私史正當據事直書垂於後世何必有所瞻徇乃忌諱如此豈於隋獨有所黨附耶抑隋書本延壽奉詔所修其書法已如此故不便岐互耶然正史隱諱者賴有私史若依樣胡盧略無別白則亦何貴於自成一家言也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南北史以簡淨爲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刪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際以禪讓爲篡奪者必有九錫文三讓表禪位詔冊陳陳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則刪之而僅存一二詔策其他列傳內文詞無關輕重者亦多裁汰如許善心神雀賦隋書全載原文北史但記其事而不載其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謂刊落釀詞過舊書遠甚者也其於南北交兵事尤多刪削今即以北史與魏史校對如魏書明元帝泰常七年魏攻滑臺宋將王景度棄城走八年克虎牢獲宋將毛德祖等此輩少帝景平元年宋書魏軍克虎牢執此輩司州刺史毛德祖以去南史却不書太武帝神麿元年宋將王仲

德寇濟陽王元謨竺靈秀寇滎陽魏兵擊破之四年安

頴平滑臺擒宋將朱修之李元德等追檀道濟至歷城

而還

此事在宋元嘉八年宋書書滑臺後為索虜所陷檀道濟引兵還

太平真君四年皮豹子等

破宋兵于濁水七年永昌王仁擒宋將王章于高平十

一年仁斬宋將劉坦之于汝東宋將蕭斌之寇濟州王

買德棄城走斌之入城遣王元謨寇滑臺帝南伐遣長

孫真率騎五千赴之元謨斌之皆遁乃命諸將並進宋

將臧盾拒守燕王譚破其援兵胡崇之永昌王又攻拔

懸瓠車駕至淮斬宋將唐德祖遂至瓜步宋入大懼獻

百牢請進女皇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

婚北史俱不書但云帝南征命諸將分道並進所至城

邑皆下起行宮于瓜步宋文帝遣使進百牢並請進女
帝許和而不許婚又如孝文帝太和四年齊將崔文仲
陷壽春崔慧景寇武興魏詔元嘉等南討破齊將盧紹
之于胸山又詔馮熙等出正陽賀羅出鍾離諸將擊破
齊將桓康於淮陽俘三萬餘人北史亦不詳載但云元
嘉破齊軍俘三萬口十三年齊將陳顯達陷醴陽左僕
射穆亮討之十五年齊兵寇淮陽太守王僧儁擊走之
二十一年帝畱諸將攻赭陽自至宛城尅其郛至新野
築長圍困之大破齊將於河北二十二年齊將蔡道福
成公期胡松等各棄地遁走又攻宛城拔之其將房伯
玉出降齊將裴叔業寇渦陽詔鄭思明救之二十三年

齊將陳顯達寇潁州詔元英討之顯達陷馬園車駕南
伐顯達遁走北史皆不書宣武帝正始元年梁將姜慶
真陷壽春外郭州兵擊走之統軍劉思祖大破梁兵于
邵陽擒其將趙景悅等元英又破梁將王僧炳于樊城
又破梁將馬仙琕于義陽拔之北史皆不書但書破馬
仙琕一事而已二年邢巒擒梁將范始男等王足斬梁
將王明達等薛真度又破梁將王超宗等北史俱不書
但云頻大破之是年又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河三年梁
將王茂先寇荊州詔楊大眼討之斬其將王花等茂先
遁追至漢水拔其王城梁將張惠紹陷宿豫韋叡陷合
肥詔命書元遙南討奚康生破張惠紹斬其將宋黑中

山王英破其將王伯敖邢巒破其將桓和于孤山諸將
別克固城蒙山兗州平邢巒敗梁兵于宿豫張惠紹棄
宿豫蕭瑄棄淮陽南走徐州平中山王英大破梁軍于
淮南梁臨川王宏等棄淮東走遂攻鍾離四年鍾離大
水英敗績而回北史皆不書但書命中山王英南討破
梁將王伯敖及圍鍾離因大水敗回而已淮陽之役臨
川王宏大兵逃回實兩國大事乃亦不書蓋延壽敘事
專以簡括爲主固不能一一詳書且南北交兵各自誇
勝諱敗國史固各記其所記延壽則合南北皆出其一
手惟恐照本抄謄一經核對則事迹多不相符故也卽
如齊神武紀神武圍王思政于玉壁欲以致敵西師不

敢出乃班師而周文紀謂周文聞齊神武至玉壁乃出軍蒲坂神武即退是西師未嘗不敢出也芒山之戰齊紀謂神武大敗周文俘斬六萬會有軍士奔西軍告以神武所在西軍盡銳來攻神武幾爲賀拔勝所獲僅而免是東軍先勝而後敗也周紀則云齊神武陣芒山數日不進周文率軍夜登山未明而擊之神武爲賀拔勝所逐僅免而趙貴等五軍居右戰不利齊神武合軍再戰周文又不利是西魏軍亦先勝後敗兩紀相校則周紀少敘先爲東軍所敗一節齊紀又少敘再戰而敗西軍一節致不相合且齊神武奔脫後合兵再戰周文不利之處應敘于齊紀以誇勝乃反敘于周紀而齊紀不

書此戰之後齊紀謂神武遣劉豐狗地至宏農而還周紀謂齊神武自至陝達奚武禦之乃退亦不相符可見作史之難兩國交涉處一經校對輒多罅隙宜乎延壽

之不敢詳書也

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處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齊將陳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書伯之來降正始三年齊陳伯之破梁將趙祖悅及呂義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則其先降北而

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書則景明三年書伯之來降正始三年齊陳伯之破梁將趙祖悅及呂義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則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較為明晰北史不書其降魏一節殊無來歷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書然正始元年梁將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何以又書也

北史與魏齊周隋書岐互處

北史與魏齊周隋各史比對大略相同間有小異處今為摘出魏書神元帝遣子文帝漢如魏是歲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則謂遣文帝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按景元尚是魏陳留王年號魏書以屬魏從其名也是時權

已在晉北史以屬晉從其實也魏書凡宗室皆係以元
姓如元觚元儀元題之類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
文帝時事道武以來固未嘗有此乃以後來所改之姓
追敘于未改之前殊屬倒裝北史則書秦王觚東平公
儀襄城公題較爲得實爾朱榮河陰之殺朝士魏書謂
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謂榮妄言高陽王雍欲
反故殺之周書楊忠傳忠從獨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
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從梁歸關中周文召居帳下
是奔梁後方歸西魏也北史云東魏之逼忠與信俱歸
關中周文召居帳下則刪却奔梁一節未免過求簡淨
之失其他與正史稍有歧互者魏孝文帝南伐魏書步騎

百餘萬北史作三十餘萬齊文宣逼魏孝靜帝禪位魏書有襄城王旭入奏請靜帝法堯禪舜北史作襄城王泉西魏克南鄭周書謂梁蕭循降北史作蕭修周書文帝紀有沃野賊衛可孤北史作衛可瓌宏農之戰周書謂斬東魏將李徽伯北史謂擒李徽伯此皆稍有差異之處延壽自序謂正史外又勘究雜史千餘卷故有此改訂也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周書文帝紀內魏大統十二年齊神武圍玉壁不克以疾班師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弒梁武帝十六年齊文宣廢魏孝靜而自立北史周紀皆不書以是時周

文帝尙爲魏臣諸事皆書於魏史故也隋書文帝紀專敘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於周室之處不敘以周書已立忠傳也北史則於周代不立忠傳而以忠事敘於隋文紀內周書文帝孝閔帝明帝三本紀各爲一論北史則三帝合爲一論而論詞仍槩括周書三論用之周書武帝宣帝靜帝紀各爲一論北史亦槩括其語爲一論至如隋文帝煬帝恭帝紀論則全用隋書一字不易惟文帝論開首龍德在出奇表見異八字換以樹基立本積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詭詐攘位有何積德累仁耶

北史紀傳互異處

隋書文帝本紀周五王謀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趙王招

觀其指趣王伏甲於卧內賴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謀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觀其意也元胄傳則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則已與紀異矣周書趙王招傳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則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周隋書各記所記故不同如此北史則延壽一手所成乃此等處全抄舊文初不檢點遂亦岐互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

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寧紀年而煬帝之被弑轉書于義寧二年之內其實天下共主一日尙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本漢高祖有天下後奉其父太公之稱非太公

有天下傳於子而有是稱也

漢書高祖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公

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尊號今上太公曰太上皇帝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字天子也顧師古曰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國志王肅諫曰漢高祖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者高祖時其父見在而使稱皇則皇是稱尊者也裴松之註漢祖尊其父爲皇其實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實稍輕也其以天下傳子而稱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載其

十四君今記於左

按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王父此實內禪之

始然未有太上之稱故不列他如魏司馬倫遷惠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帝高祖立晉代王佑尊煬帝爲太上皇此皆僭亂革易時車名同而實異史不可列入內禪

之內

呂光即天王位年號龍飛在位十年以老病立子紹為

天王自稱太上皇帝

蓋

後魏獻文帝即位後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在位七

年年十七即內禪使太保陸馥大尉源賀奉皇帝璽綬

冊命皇太子升帝位

是為孝文皇帝
時年僅五歲

羣臣奏曰昔三皇之世

淡泊無為故漢高祖尊其父曰太上皇不統天下今皇

帝幼冲萬幾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

帝帝乃從之遂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

大事仍以奏聞孝文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後改稱寧光

宮其後討蠕蠕拾寅等事獻文帝仍躬御戎車承明二

年崩年二十三魏書

北齊武成帝即位五年年二十以天文有變太史奏當有

變易祖珽乃上表言陛下雖貴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

秋元命苞乙酉之歲除革舊政今太歲在乙酉宜傳位

東宮應天道乃上魏獻文帝禪子故事帝從之魏書乃傳

位於皇太子緯是為齊後主特年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

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仍以奏聞北齊書然是時武成帝

仍往來晉陽鄴都凡除拜生殺仍自主之後主天統四

年崩凡為太上皇帝四年北齊書

後主緯隆化二年時年二十一自晉陽戰敗回鄴以周師日逼

乃傳位太子恆特年改隆化二年為承光元年尊後主為

太上皇帝後主先走青州幼主亦東走又禪位於任城
王濬以太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守國天王不數日父
子俱為周所執葬

後周宣帝以大象元年

此年二十一

傳位於皇太子衍

時年七歲

詔曰

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后不
二之心興隆國本用宏天歷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
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無疆之慶朕今傳位於衍乃
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傳子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
兆庶諒朕意焉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皇帝
衍稱正陽宮朝廷政事仍宣帝處分大象二年崩年二

十二

周書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是歲八月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

折唐本

紀書法如此但言皇太子卽位而不言高祖傳位以見其迫於勢之不得已也以下皆唐書

唐睿宗在武后時已立爲帝後中宗歸爲帝睿宗仍爲相王中宗爲韋后及安樂公主所弑韋后臨朝臨淄王隆基睿宗子率兵討亂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於是睿宗卽皇帝位立臨淄王爲皇太子先天元年立爲皇帝聽小事自稱太上皇聽大事明年詔歸政於皇帝是爲元宗唐元宗享國旣久嘗欲傳位於太子楊國忠等甚懼使楊貴妃銜土祈哀乃不果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帝避

亂至馬嵬太子從行父老請畱太子討賊帝許之遣壽
王瑊及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治兵於朔方因裴冕杜
鴻漸等請遂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元宗爲上皇天
帝遣使奏聞元宗遣韋見素房琯崔渙奉皇帝冊至靈
武肅宗復兩京至德二載迎元宗歸至咸陽備法駕於
望賢驛元宗御樓肅宗紫袍望樓拜舞元宗降樓撫肅
宗肅宗泣辭黃袍元宗自爲衣之肅宗伏地固辭元宗
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殘齡卽汝之孝也肅
宗乃受元宗居興慶宮乾元元年元宗入御宣政殿授
肅宗傳國受命寶及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
帝肅宗又上元宗尊號曰聖王天帝上元元年肅宗病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於西內寶應元年元宗崩

唐順宗即位病喑乃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命權勾當

軍國事明年立為皇帝是為憲宗而順宗稱太上皇元

和元年憲宗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金兵之逼先命皇太子為開封牧

尋詔皇太子嗣位自稱道君皇帝太子即位是為欽宗

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靖康元年徽

宗避金兵至鎮江府金兵退還京師明年金人以二帝

北行以下皆宋史

宋高宗自元懿太子薨訪太祖子孫伯字行內者育於

宮中紹興二年得伯玖賜名瑗後封普安郡王三十年

立爲皇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海陵入寇瑋從高宗至金陵已而海陵被弑金兵退高宗自金陵歸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脊高宗久有傳位之意至是乃降御札皇太子可卽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太子趨避殿側高宗勉諭再三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宰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班殿廷內侍掖太子至御榻前卽位是爲孝宗孝宗是時猶側立不敢坐內侍扶掖至八九乃略坐宰相率百官稱賀孝宗遽興宰相升殿固請孝宗愀然曰此大位恐不克當高宗卽駕往德壽宮孝宗步送出祥曦門冒雨掖輦至宮門不止高宗麾謝再三令左

十二身答言 卷三
右扶還顧曰吾付托得人無憾矣自是每五日一朝德壽宮百官月兩朝高宗諸每月四朝孝宗上高宗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孝宗終身備極孝養兩宮無纖毫間隔至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年八十一凡爲太上皇帝者二十四年孝宗行三年之喪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詔自今御內殿令皇太子侍立十六年二月詔傳位皇太子以德壽宮爲重華宮是日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百官稱賀畢內侍請太子坐太子固辭內侍扶掖乃卽位是爲光宗光宗是時徵坐復與丞相率百官賀禮畢樞密院奏事光宗仍立聽班還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光宗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

宮光宗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宋光宗紹熙四年七月以後因疾不能朝重華宮明年孝宗疾甚光宗仍不能朝孝宗崩後亦不能過宮行喪乃立子嘉王爲皇太子趙汝愚密請太皇太后於禫祭日命皇太子卽位尊光宗爲太上皇至日衆官扶太子入素幄披黃袍太子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須臾催仗訖百官班定內侍扶掖乃卽位是爲寧宗寧宗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自是五日一朝尋詔以秋暑太上皇未須移御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慶元六年崩

明英宗土木之變陷於虜先皇太后諭立皇長子見深

爲皇太子命郟王弟輔之代總朝政後議者謂時方多
難宜立長君皇太后亦遣太監金英傳旨郟王宜早正
大位於是郟王卽帝位是爲景帝景帝遙尊英宗爲太
上皇後也先送英宗歸景帝奉迎之禮甚簡將至京始
備法駕於安定門外英宗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英宗
答拜各述已意遜讓良久乃送英宗於南宮羣臣就見
而退後羣臣請朝英宗萬壽聖節及元旦景帝皆不許
已又廢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己子見濟爲皇太子又
殺侍英宗之太監阮浪等皇太子見濟尋率御史鍾同
等請復儲皆被杖并伐南城中高樹英宗危甚及景帝
不豫石亨徐有貞等迎英宗復位

明史

以上皆歷代太上皇故事北朝諸君固無足道唐宋則名分典禮各著稱史冊然洪容齋謂唐四君順宗以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傳位發於誠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誅之明日始盡行歸政則猶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兩朝爲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確論也然南宋國僅偏安嗣君又非親子究不得爲大全惟我

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享年至八十有九

今上自受禪後極尊養之誠無一日不親承色笑視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數焉然則

兩宮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備真開闢以來所未見豈不

盛哉